

香茅

十二歲以前，小路是住在阿嬤家的。

那是一處位於台中烏日的老宅，它外形狹長，像帶了稜角的水滴，又像是一座孤島，兩條馬路將它包裹在中央，在尖尖處匯集成一道。不過論及它的歷史，那曾經還真是一座小島——三十多年前河堤還未興建起來，只要從家門稍稍往外幾步，便是一條寬廣的河流，阿嬤養殖的鴨子嘎嘎地喚，於是一家五口吃穿用度與讀書花費便全有了。自從河堤蓋成後，雖說解決頻發的水災，但再也不見萬頭鑽動的勝景——當然這些都是小路聽阿嬤和爸爸說的，早在她出生以前，瀝青便已抹去河流存在的痕跡。

阿嬤家的宅子是有名字的，一塊匾額懸在大門正上方，端端寫著「悟濟堂」三個大字。大門兩側貼著萬年紅的對聯，書道：「悟法恩慈賜萬福，濟佑平安家道興」。說起這對聯，還發生過一件趣事。那是在某一年春節，小路又因為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小事鬧脾氣，父母又絞盡腦汁地想辦法哄她高興，這時她的爸爸靈機一動，看向門口的春聯問到：「爸爸想到了一組對聯，要不要聽？」還不等女兒回答，便裝模作樣地晃起腦來：「悟打打打悟打打，濟哩咕嚕濟哩咕。」小路噗哧笑了，在她的視線之外，爸媽悄悄舒了一口氣。

大門進去是神桌與祖牌，主祀濟公活佛，神桌下奉有虎爺，前頭放著一盤生雞蛋。每臨端午，阿嬤會讓小路及其他親戚孩子鑽下神桌取蛋，在午時豎立以求個好兆頭。再往內則是客廳與廚房，臥室在屋子最深處。每逢夏季，屋外的芒果熟透，在臥房頂上「咚咚」地砸出響聲，小路一聽便知有芒果可食，興奮地衝出房屋，阿公早已拿著一根長竹竿，用上頭綁著的半截寶特瓶罐套果子。土芒果外皮呈黃綠色，留著蜜汁的樣子煞是誘人，阿嬤用小刀剝去外皮，遞給小路的同時叨叨地念：「知道自己過敏還饞，可不能多吃嘿！」

老宅大概只佔了阿嬤家的三分之一，屋外是大片空地。房簷下安置了好些桌椅，阿公閒閒地半躺在搖椅上，煮茶、看布袋戲、招待朋友，一坐就是一個下午。其餘空間則會用來曬各種蔬菜瓜果，每臨冬季，成堆的白蘿蔔洋洋灑灑鋪開在綠網上，像春草沾染不化的白雪，小路總愛蹲那兒看，想知道蘿蔔是如何從燦白便成枯黃的顏色，但她老被些瑣事耽擱，一回過神，蘿蔔乾已經變成草仔粿的內餡吞進肚裡。圍繞空地種了許多稱不上名的花草樹木。在空地末端，磚頭圍砌出約半平方米的空間，幾竿翠竹生生挺立，在風中發出「沙沙」聲響。

小路的童年和尋常鄉下孩子大抵沒什麼不同，除了讀書識字，跑跳玩鬧，便是在阿嬤做各種糰的時候幫點小忙，或是跑到外頭，向阿公討一杯熱呼呼的茶喝。偶爾爸媽捎來一些新奇玩具，以及尺子、筆記本等文具，她也不大捨得用，只是慎重的在上面一一貼上姓名貼，好像以此昭示那相隔千里的親情的所有權。

儘管父母北上工作，但小路的生活是不容易感到寂寞的。她有兩個表姐，她們就讀的學校離阿嬤家近，常在放學時來吃些小點心，或是直接留下吃晚飯。二表姐跟小路最親，兩人相差六歲，小路叫她茹茹姐。茹茹姐人特別好，不只耐心輔導表妹功課，還帶著她到處玩兒。茹茹姐會牽著小路的手穿越馬路，到對面的菜田尋找倒地鈴，兩人摘下滿滿一兜淺褐色氣球狀的果實，三步併作兩步衝進廚房，小路大喊：「阿嬤！有沒有小瓶子可以給我們？」等到阿嬤遞上兩支洗淨的小罐，兩姊妹便坐在客廳，將褐色外皮剝開，收集裡頭圓潤潤的黑色種子，上面的白色花紋像是心型圖案，小小一顆，非常討人喜歡。

茹茹姐還知道哪些植物的果實可以吃。庭院角落那株不起眼的矮株，夏秋期間會結上一粒粒小燈籠似的果，茹茹姐熟練的剝開外皮，將金燦燦的果實塞進小路嘴巴，甜香的味道霎時在嘴裡蔓延開來。小路吃得眉開眼笑，還想再要，但茹茹姐早將剩下的果實藏進手裡，故作嚴厲：「作業寫完沒？拿過來讓我檢查，寫完才給你。」

不過說起小路最喜歡幹的事，還是跟著茹茹姐到竹子下找香茅。

這香茅，小路是從沒見過的。有次茹茹姐神秘兮兮地將手湊到她的鼻子下，興奮地問：「你聞聞，香不香？」小路過敏，大多時候都不能聞出東西的味道，但那次她使勁嗅了嗅，好像真有一絲清爽的草木香氣。茹茹姐拉著小路來到庭院，指著竹叢下方的雜草：「喏！我就是在這裡發現的，裡面肯定藏著香茅！」兩人蹲在地上，花一下午的時間將裡頭雜草揉了個遍，小路一次次將手伸向茹茹姐，要她聞聞味道，但她只淺淺吸了一下，便失望地搖搖頭。「你們兩個怎麼蹲在那裡？夏天的蚊子很兇哩！」阿嬤煮好晚飯，催促著讓孫女進屋。茹茹姐難掩失落，但還是轉頭對小路笑：「我們明天再來找，一定可以找到！」

明天來，後天也來，那個夏天，她們倆的腳滿是蚊子頂咬的紅包。小路一度懷疑，那天茹茹姐手裡的香氣會不會只是幻覺，其實根本就沒有香茅存在。但每當茹茹姐招呼道：「小路，我們去找香茅！」她還是會興沖沖地放下手邊正在做的事，一頭衝進烈日下。那時學校正好教到方位，小路不是太明白，只記

得考試答卷時，左邊是西，右邊是東。於是她從學校回家：「阿嬤，我去看看西邊的竹子！」從家門出來：「阿公，我到東邊的竹子下找香茅嘿！」加上方位，好像一切都變得有條不紊，井然有序，那神秘的香茅會不會也落在地圖上某個座標，只待她挖掘出來？小路這樣想著。但一天又一天，每次都失落而歸，「找香茅」也從生活中的頭等大事，變成經常要做的事，最後變成微不足道的小事。

除了茹茹姐外，小路還有個和她相差八歲的表姐，叫涵涵姐。小路和涵涵姐不親，卻最是敬佩她，原因沒有別的，只因涵涵姐是唯一敢公然反抗阿嬤和姑姑的人。她不愛讀書，也不喜歡幫忙做事，最常掛在嘴邊的話，就是「我好累」、「我不要做」。涵涵姐的個性很酷，就算阿嬤對她大聲訓斥，仍然擺出一副無所謂的態度，只幹自己愛幹的事。小路回房間會經過廚房，十有八九能看見涵涵姐在那兒偷吃些什麼，大多時候，涵涵姐並不搭理她，但偶爾會像招小貓小狗似的揮揮手，往小路嘴裡塞一塊親手做的餅乾。「好吃不？」她問道。小路受寵若驚，不等餅乾嚥下便急急表態：「好吃死了！涵涵姐你好厲害！」

有陣子，小路就讀的國小附近頻繁出現可疑人士，雖然學校離家不過五分鐘路程，還是讓她惶惶不安。那日放學，小路正踏出校門，就見遠處一身影正沖她招手。「涵涵姐，你怎麼來啦！」「順路接你回家。」她一把拎起小路的書包，自故地往前走，倒也特意慢下腳步。小路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頭，內心像開了花般歡喜的不行，卻見涵涵姐繞過回家的路，彎進拐角一家雜貨店。

「涵涵姐要買什麼嗎？」

「天氣太熱了，給你買支冰棒吃。」

「阿嬤不讓我吃冰的。」

「沒事，找個地方把垃圾丟了，她不會知道。」

小路接過涵涵姐遞來的蘇打冰棒，小口小口抿著，涵涵姐也不說話，就站在那兒看她吃。吃完後，涵涵姐把垃圾揉巴揉巴塞進口袋，領著小路回了家。

那天以後，小路自以為和涵涵姐關係親密了些，天天盼著她來。卻不想涵涵姐越來越少出現在阿嬤家，偶爾來訪，也是一臉鬱悶不樂的神情。在連幾個禮拜都見不著她後，小路終於按捺不住，跑去問姑姑：「為什麼涵涵姐都不來了啊？」姑姑嘴角漾起微笑，語氣溫和道：「你涵涵姐到北部念大學了，以後只有寒暑假有空回來。」「噢……」小路失望地嘆了口氣，倒也沒有真的多放在心上，還是一樣該吃吃，該玩玩。後來茹茹姐上了大學，小路也被爸媽接回新竹

照顧。父母出於一種微妙的虧欠心理，對小路可說是有求必應，她很快適應新環境，不再頻繁地思念阿嬤家生活的種種光景。

爸媽工作忙，每隔半月才能帶小路回台中探親，少了日夜相伴的那種默契和羈絆，面對阿公阿嬤的熱情招待，她竟有些招架不住，不自覺地拘謹起來。茹茹姐在本地念大學，假日也會回阿嬤家打下手，姐妹倆的相處模式倒和從前一樣，互相分享點心，打打電腦遊戲，或是單純窩在一塊兒聊天。但更多時候，她會把自己關在電腦室內，也不讓人進去，直到有人喊她幫忙或是吃飯時間才出來。小路問她在幹什麼，她說大學忙啊，各種作業和報告，還有考試，萬一不及格還會被當掉呢！「這就是涵涵姐都不出現的原因嗎？」小路問。茹茹姐擰著眉，語氣瞬間冷漠下來：「她有自己的事要忙。」

上了初中後，涵涵姐的消息倒是多了起來。但這些消息，只從大人壓低聲音、竊竊私語的隻言片語裡透出些端倪：他們說涵涵姐壓根兒沒上大學，和野男人私奔去了；他們說茹茹姐早知道實情，看在姐妹情分上幫她瞞了下來；他們說孩子都生啦！是個女娃，因為實在沒辦法照顧才帶回家。小路靠在門邊，聽著父母在裡頭小聲議論，彷彿講的是某個素昧平生女子的不檢點事蹟，而不是那個總臭著一張臉，卻會給她投餵小零食的涵涵姐。「那不是她，」小路篤定，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現出涵涵姐的身影，叛逆，固執，率性而行，做事從不瞻前顧後，不考慮任何後果，這麼想著，她又不是那麼肯定了。

再次見到涵涵姐，是在她的婚禮上。那是一個夏天，太陽很大，很熱，陽光直照在小路臉上，把她烤得汗流浹背、頭暈目眩。她將眼睛眯成一道細縫，昏沉沉靠在媽媽同樣汗津津的身上。忽地，一陣喝采夾雜熱烈掌聲拉回小路即將飄散的意識，她努力睜大雙眼，只見大表姐身穿一襲潔白婚紗，挽著新郎的手款款走出。涵涵姐好像半點也不覺得熱，施了濃妝的臉龐看起來容光煥發——換做以前，讓她曝曬在太陽底下肯定要發好大一通脾氣。旁邊是涵涵姐的新郎，是她寧願放棄家人，放棄前程也要追隨的男人。

小路將新郎，也就是大人口中的「野男人」上下打量一番，從外貌來看，倒也沒有傳言中那麼不堪。他很年輕，染著一頭狂放的黃毛，隱約能見手臂上盤著大片刺青，五官卻是周正的，一雙眼睛炯炯有神，讓人想把「花裡胡哨」和「忠厚老實」兩個相互矛盾的詞安在他身上。新郎好像知道小路在看他，視線一下轉了過來，朝著女孩微笑，又揮了揮手。小路的心臟頓時「砰砰」撞擊胸腔，她四處看了看，也偷偷朝他揮手。

「人好像也不壞嘛！」小路想著。

接下來便是一連串冗長的儀式，相比其他桌——茹茹姐鼻腔不屑地哼了一聲：「新郎的狐朋狗友」不時起鬨嬉鬧，新娘的家人異常安靜——姑姑抱著黑黑瘦瘦的嬰兒輕輕搖著，事不關己似的低垂著頭；姑丈掏出手機，似乎想為台上交換婚戒的新人拍照，卻始終沒按下快門；茹茹姐刷刷地滑著手機，對姐姐一生的喜事漠不關心。

熬到上菜環節，小路早已餓得前胸貼後背。爸媽幫著她將遠處的菜夾到碗裡，她也沒嚐出多少滋味，只是一個勁兒埋頭猛吃。吃著吃著，周圍突然安靜下來，小路抬頭，新郎和新娘手持酒杯站在桌邊，因遲遲等不到祝賀而面露些許尷尬和不悅。媽媽反應過來，舉起杯子向他們倆道：「祝福二位永結同心，百年好合，一輩子幸福美滿。」新娘鬆了口氣，也露出笑意：「謝謝舅媽！」

小路看著涵涵姐施施然離開，想起她剛剛有點不高興的臭臉，突然覺得有些懷念。陽光好像又更烈了，她攪弄碗裡的飯菜，一瞬間失了胃口。

「好想吃冰棒啊！」小路想。

這場婚禮就好像不經意落入水中的一粒小石，波波漣漪盪去，生活又重新回歸風平浪靜。小路升上高中，接著又步入大學，一步步穩當不差地走在該行的軌跡。這段期間，或多或少也聽聞涵涵姐的事。她的婚姻似乎不太美滿，不到兩年便又離了婚，男方不想要拖著個小累贅，於是兜兜轉轉，小魚——也就是涵涵姐的女兒，又再度回到姑姑家。涵涵姐說要出去工作，也不知上哪兒混去，只有逢年過節的時候偶爾回來露露臉，讓女兒不至於忘記這個母親——這些都是爸媽打探到的消息，他們也不再背著女兒，很多時候都是當成茶餘飯後的閒聊話題，不時拿出來唏噓一陣。小路也不當回事，她的生活可有得忙了，其他人過得如何與她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又是一次回到阿嬤家，一切和小路記憶中並無太大區別：阿嬤忙著各種大大小小的事，阿公在外頭閒閒煮茶，大人圍在一塊聊些柴米油鹽的話題。不同的是，多出一個瘦瘦小小，約莫五六歲的女孩。此刻，她正纏著茹茹姐，朝她露出缺了兩顆門牙的笑：「茹茹阿姨，陪我去外面玩嘛！」小路下意識抬頭，見茹茹姐一臉不耐煩地將女孩揮開，眼睛沒有離開手機屏幕：「乖自己去玩，阿姨現在有事在忙。」

一股難以言喻的酸澀感湧上心頭，小路躊躇一會，還是放下手機，不熟練地牽起小魚的手：

「走吧！阿姨帶你去竹子下找香茅。」